

站在泉州洛阳江水道入海口畔，看宽达7米、长约800多米的洛阳桥，确实挺震撼。

“这是什么朝代所建？”

“宋仁宗皇祐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053年始建。”

这是记者与泉州当地一位朋友的问答。说这话时，细观古石桥，历经千年的模样。千年历史中，洛阳桥看着泉州几起几落，而桥本身也几多变化——初为石桥，经历地震、修复、再毁坏、再修复，到1932年，十九路军入闽，为了备战，蔡廷锴军长改洛阳桥为钢筋混凝土路面，不过，桥基并没有大的改变。1996年，洛阳桥得以修旧如旧，恢复石桥本色。

在“泉州：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之际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之平如此评价此桥：

“洛阳桥的石构件，包括泉州石塔的石构件，全国顶尖。多种文化的历史遗存都能在这里找到。我对泉州充满了敬意。”探看洛阳桥，确实令人感慨万千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这桥，见证了华夏民族的迁徙史和对外交流史。样本意义几乎是独一无二的。

洛阳何处

“乡书何处达，归雁洛阳边”，活跃在唐玄宗即位初期的诗人王湾，留下一首流传后世、脍炙人口的诗——《次北固山下》。冬末春初，在横枕长江的北固山下，王湾希望北归的大雁能将书信传到洛阳，大唐的一线城市。

那为什么在洛阳以南陆路起码1500公里的泉州，一座宋代古桥，会以“洛阳”为名？

这就要从“衣冠南渡”说起。西晋末年，就有中原人口为了逃避战乱而迁往东南。“这一时期的南迁，涉及人口近百万。他们大多移居长江中下游地区，少部分人抵达闽、粤，成为当地第一批客家先民。”河南省洛阳市汉魏故城遗址管理处副处长王阁称，“从晋元帝司马睿率民南渡，长达100多年的中原战乱，使如今我们所说的汉魏洛阳故城，亦即当时人称‘京洛’的这座城市倾覆，‘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’。”

南迁者感叹自身“客居”他乡，于是催生出客家民系。他们坚持说河洛话，穿中原衣，甚至直接以北方故乡的地名来命名新住之地。

其中，到达泉州朴鼎山南麓的洛阳世家大族，聚集而居。他们感觉此地流出海的一条江很似家乡洛阳一带，更多也含有怀念故乡之意，而将这条江取名洛阳江。江畔逐渐就形成了洛阳镇。由晋入唐，随着中原人口不断南来，泉州与登州、明州（宁波）、扬州并列为四大通商口岸。到了宋代，泉州的海上贸易地位更加突出，“刺桐港”逐渐闻名。此时，生活在泉州的人

们遇到了一个困难——海外贸易与内地之连通，许多货品需要贩运至福州等地。然而，由于洛阳江横亘，货物运输遇到种种麻烦。要么走水路；要么由泉州城北出朝天门，从马鞍格入河市，翻越崩山、白虹山，经仙游抵达福州。然而这两种路径都有很大缺陷。且不论走水路需要将货物搬上船、搬下船，更需要面对风雨侵袭造成的无法摆渡。洛阳江入海口本有一个渡口，名为万安渡。据《泉州府志》记载：“万安桥未建，旧设海渡渡人，泉州万安渡水阔五里，上流接大溪，外即海也。每风潮交作，沉舟被溺而死者无数，数日不可渡。”

当地老人告诉《新民周刊》记者，之所以此地渡口本名“万安渡”，就是因为此地渡海风险还是挺大的，商贾祈祷平安，而得名万安渡。到了宋代，仁宗庆历年间，有人寻思在万安渡架设浮桥。名为“浮桥”，实际上就是将石块垒在江海交汇之处，上面架设木板。风和日丽时倒是能替代渡船。可一旦风雨交加，譬如一年一度的台风季节，这浮桥和渡船一样不管用。

皇祐五年（1053），僧宗，和当地乡贤王实、卢锡共同发起，募集资金、招募工人、准备材料，开

承载宋元泉州整体关键价值特征的 22个系列遗产点

九日山祈风石刻、市舶司遗址、德济门遗址、天后宫、真武庙、南外宗正司遗址、泉州府文庙、开元寺、老君岩造像、清净寺、伊斯兰教圣墓、草庵摩尼光佛造像、磁灶窑址、德化窑址、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、洛阳桥、安平桥、顺济桥遗址、江口码头、石湖码头、六胜塔、万寿塔。